

(霸道總裁)x(人妻秘書)x《Boss每日都搞到我妹妹濕晒》

作者: 慘汁酒田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Ch1. 冰冷嘅寫字樓

我叫嘉欣，身邊嘅人叫我阿欣/Yan。

二十七歲，結咗婚三年，喺其他人眼中，我有一個平淡但穩定嘅婚姻。丈夫阿杰係中環一間會計師樓嘅普通文員，性格溫文、少說話，返到屋企最多就係睇波同打機。我喺一間大型跨國金融公司做高層秘書，每日穿上線條合襯嘅職業貼身裙、踩住三吋高跟鞋，穿梭喺中環玻璃幕牆之間。外表光鮮，內裏卻空空洞洞。

冇人知道，呢間冷氣永遠開得太凍嘅辦公室，係我陷入深淵嘅起點。

我老闆叫Ray。四十二歲，總經理，成熟、果斷、高大，身高接近一米八五，肩膀寬闊，身上永遠有一種頂級古龍水混合淡煙草嘅味道。喺公司，佢係掌控幾百人飯碗嘅王；喺私底下，一對一嘅總經理辦公室入面，佢係一個精明而冷酷嘅獵人。

起初只係有意無意嘅肢體接觸。

傳遞文件時，指尖會喺我手背停頓多兩秒；幫佢倒咖啡時，手掌會「唔小心」掠過我腰間，甚至隔住薄薄嘅職業裙布料，輕輕捏一下我側腰嘅軟肉。開會嘅時候，佢會故意坐喺我斜對面，用腳尖喺枱底下碰我嘅小腿，碰完仲會好自然咁望住我，嘴角微微上揚。

我試過避。

試過提早十五分鐘返工，又試過用「我約咗老公要趕住走」做藉口提早走，試過用人妻身份做盾牌：

「Ray，我結咗婚㗎。」

佢只係笑一笑，聲線低沉：「結咗婚又點？人妻先最有味道。」

直到嗰一次。

我喺處理一筆涉及歐亞兩地嘅跨國合約時，出咗一個致命嘅程序錯誤——漏咗一個關鍵條款嘅審核簽名。如果按公司程序處理，我唔單止會即時被解僱，仲可能要面對法律追討，成個家庭嘅生活會瞬間崩塌。阿杰嗰份人工根本養唔起我哋嗰灣仔嘅細單位同埋每月嘅供樓。

嗰晚加班，成個辦公室得返我同Ray。

窗外係中環璀璨夜景，落地玻璃映住我蒼白嘅臉。

佢坐喺嗰張巨型黑檀木班檯後面，將合約輕輕扣喺檯面，眼神像睇住一隻走投無路嘅小兔。

「阿Yan，你知唔知呢個錯，足以令你喺呢個行業消失？」佢把聲好低、好平靜，但帶住不容反抗嘅壓迫感。

我企喺佢面前，雙手死死握住裙擺，全身發抖：「Ray.....求吓你，我唔可以冇咗呢份工.....阿杰.....屋企.....」

佢微微一笑，慢慢站起身，行到我身後。佢嘅體溫同古龍水味瞬間包圍咗我。雙手從後面繞過我嘅肩膀，慢慢解開咗我襯衫最上面兩粒鈕扣，指尖掠過我鎖骨嘅肌膚，再往下，隔住胸圍輕輕按住我已經因為恐懼而挺起嘅乳尖。

「要我幫你蓋過去，唔係唔得。」佢喺我耳邊輕聲講，呼吸熱到令人發麻，「問題係，你準備付出咩代價？」

我閉上眼，眼淚流咗落嚟。

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已經冇得揀。

Ch2. 班檯上嘅屈服

嗰日夜晚，總經理辦公室嘅百葉簾被拉上，只餘下一盞檯燈嘅暖黃光。

Ray將我推倒喺嗰張象徵住權力最高點嘅黑檀木班檯上。檯面上嘅文件、筆、甚至佢嘅名牌都被掃落一地。我嘅職業包臀裙被狠狠推高至腰間，黑色絲襪嘅大腿根部被撕開一個大口，連同裡面嘅丁字褲一齊被扯到一邊。

「Ray.....唔好喺度.....有人.....」我弱弱地反抗，聲音早已沙啞。

「有人又點？呢層樓依家得返我同你。」佢低笑一聲，雙手用力分開我嘅雙腿，令我完全暴露喺檯燈底下。「喺度先最刺激，唔係咩？阿Yan。你而家係我嘅。」

佢嘅動作粗暴又霸道，完全冇傳統溫柔嘅前戲。手指先插咗兩根入去我已經因為恐懼而微濕嘅穴口，狠狠攪動兩下，確認夠滑之後，就直接解開皮帶，硬挺灼熱嘅肉棒對準位置，一捅到底。

「啊.....！」痛楚同屈辱瞬間淹沒咗我。我忍不住痛哼出聲，雙手死死抓住班檯邊緣，指甲幾乎要陷入木紋入面。

但可怕嘅係，喺嗰種權力凌辱同強烈嘅官能刺激下，我嘅身體竟然開始產生反應。穴肉不由自主咁收縮、吮吸住入侵者，我個妹妹已經唔爭氣咁濕晒，令到抽插嘅聲音變得更加響亮、更加淫靡。

辦公室巨大嘅落地玻璃外，係中環璀璨夜景。無數車流喺腳下經過，而我——一個已婚女人——正被老闆壓喺班檯上狂亂抽送。肉體碰撞嘅「咁咁」聲喺安靜辦公室裏面顯得無比清晰。

「嗌出嚟。」Ray喺我耳邊低吼，每一次撞擊都直達最深處，龜頭重重碾過花心。「等外面夜景聽吓你有幾淫。叫大聲啲，阿Yan！」

我咬住下唇，起初仲想忍，但隨著佢加快節奏，加上手指大力揉捏我胸口已經挺立嘅乳尖，理智徹底崩潰。我發出自己都覺得陌生嘅嬌喘，我嗌得越大聲，佢嘅節奏越快越大力，妹妹被抽插到發出黏膩水聲。

「老公.....對唔住.....」我喊咗出聲，但喺高潮來臨嗰一刻，身體劇烈顫抖，噴出一股透明液體，濺濕咗班檯同埋Ray嘅西裝褲。

嗰一晚，我喺屈服中達到前所未有嘅高潮。

高潮過後，Ray仲未完。佢將我翻過身，令我趴喺班檯上，從後面再次插入，一邊屌一邊低聲講：「以後每日加班，你都要準備好。明白未？」

我只能哽咽點頭。

Ch3. 辦公室每一個角落

從嗰一晚開始，任何嘢都失控。

辦公室每一個角落——班檯、休息室梳化、影印房、甚至深夜私人升降機裏——都留低過我同Ray交歡做愛嘅痕跡。

有一次係朝早九點前。其他同事仲未返，佢叫我入辦公室「對文件」。門一關，佢就將我按喺落地玻璃前面，裙擺捲起，從後面插入。外面係繁忙中環街道，有人抬頭望上嚟都有可能睇到我被後入到臉貼住玻璃嘅模樣。我嚇到全身發抖，穴肉就夾得更緊。

有一次係午餐時間。佢帶我去公司高層專用休息室，鎖門之後就命令我跪喺地毯上，用口服侍佢。我含住佢粗大滾燙嘅肉棒，眼淚同口水一齊流，但佢仲揪住我後腦，強制我吞到最底，直到我喉嚨痙攣，幾乎窒息，先射入我口中。

最誇張嘅一次，係喺酒店度搞嘅週年晚會當晚。

佢故意安排我穿得特別性感——低胸黑色晚裝，後面幾乎露到腰。宴會中途，佢借啲依拉我入宴會廳後台嘅私人化妝間。門雖然鎖好，但隔住薄薄門板，外面有人嘈雜講笑，佢將我掉轉頭揪住牆，撩起條裙，隔住絲襪直接插進去。我咬住自己手臂，唔敢出聲，只係感受到佢一次比一次更重嘅撞擊，同埋自己不斷流出嚟、順住大腿滑落嘅淫水。

我開始驚佢嘅召喚。

手機一響，睇到佢嘅訊息，心臟就狂跳。

但同時，我發覺自己開始渴望。

Ray嘅霸道、掌控欲，同屋企嗰個溫文平凡、甚至有時連床事都草草完事嘅丈夫，形成強烈對比。喺Ray面前，我唔需要扮體貼妻子，只需要做一個完全被征服、被支配嘅女人。每次被佢狠狠懲罰過後——無論係用皮帶輕抽我臀肉，定係命令我自己用手掰開妹妹畀佢睇——睇住佢冷酷嘅表情，我心底竟然有一種唔知點形容嘅病態依戀。

我愛上呢個施虐者。

我明知係毒藥，但我已經無法自拔。

Ch4. 沉淪加深

關係進入半年間，Ray開始變本加厲。

佢要求我每日返工前都要準備好——唔准戴胸圍、唔准着內褲，只可以穿薄薄職業裙同絲襪。有時開會中途，佢會借故叫我去佢辦公室「改文件」，然後就喺會議室隔離，將我揪喺門後快速抽插幾下，故意令我帶住未高潮完嘅濕潤同紅腫返回座位。

有一次佢甚至喺公司停車場地下層，將我拉入佢架黑色七人車後座。我記得嗰刻仲見到車窗外有保安巡邏，Ray命令我騎喺佢身上，自己上下套弄。我咬住嘴唇唔敢叫，聽到自己被插出嚟嘅水聲同埋車子輕微搖晃聲。

「你老公知唔知你依家變成咁？」有一次高潮過後，Ray一邊用手指將我流出嚟嘅精液同淫水塗喺我嘴唇上，一邊問。

我搖頭，眼淚再次湧出。

「以後佢知唔知都唔緊要。」佢笑，「因為你已經係我嘅人。」

雖然理智話我知呢啲係罪惡，但肉體已經習慣咗被佢征服嘅感覺——我發現自己開始主動。

有時加班到好夜，我會自己行入佢辦公室，鎖門，然後跪喺佢班檯前，用牙齒拉開佢拉鏈，主動幫佢口。

有時佢會故意冷落我幾日，等我心癢難耐，再突然傳訊息叫我去酒店開房。嗰啲夜晚，佢會用更極端方式對待我——蒙眼、綁手、用冰塊刺激乳尖同陰蒂，每次我喊住咁求饒，個妹妹每次都唔聽使咁濕晒。

我竟然愛上咗呢份「被需要」、「被粗暴對待」嘅感覺。

愛上呢種喺佢身上徹底失去自我嘅感覺。

Ch5. 破滅

世上冇紙包得住火。

某日黃昏，我收工返屋企。

一開門，就見到阿杰坐喺梳化上，面色鐵青。

茶几上面放住一部舊手機——係我以為已經掉咗嘅後備機。螢幕亮住，入面係我同Ray嘅對話紀錄，同埋幾張係Ray強迫我影低留念嘅裸照：跪喺班檯前、妹妹被精液弄髒、乳房上有齒印。

唔知係咪訊息傳返俾我時，手機自動同步咗去舊手機度？又可能係有次我用舊機登入WhatsApp備份時，自動同步咗相冊同聊天記錄——但都唔重要啦，呢個moment，呢種氣氛剩係話俾我知，呢次我死梗。

「你同你老闆搞咗幾耐？！」阿杰聲線顫抖，隨即爆發成怒吼。「你個賤人！」

撕打聲、碎裂聲、巴掌落在臉上嘅清脆響聲。

往日溫和嘅面孔已經完全扭曲。佢扯爛我衫，一拳打喺我面頰，再一腳踢喺我小腹。我跌落地，佢仲扑上來繼續打，直到鄰居聽到嘈音報警，先停手。

嗰晚我喺醫院留醫，面部瘀青、肋骨隱隱作痛。

阿杰被帶走問話，但最終因為「家事」冇落案。

好多人唾罵我，點解唔提告阿杰？

我恨阿杰，更加恨自己，點解自己咁懦弱。

我放棄咗向阿杰解釋。

我放棄掙扎。

之後就係離婚協議書。

我失去家庭、失去名譽。公司有人開始指指點點，雖然Ray出手壓住風聲，但我已經變成「嗰個同總經理有一腿嘅秘書」。

身體帶住家暴留低嘅瘀青，心靈上就更加空虛。

Final.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

離婚手續辦完嗰晚，中環依然落住細雨。

我拖住一個細行李箱，再次企喺Ray辦公室門口。

本來以為自己會恨佢，恨佢毀咗我人生。但當門打開，見到佢依然高高在上，用那種掌控一切嘅眼神望住我時，我雙腿竟然不聽使喚地行過去。

「離婚咗？」Ray坐喺梳化上，伸手拉我過去，將我重新扣入懷抱攬實。

「係.....我依家乜都有晒。」我低頭，眼淚滴喺佢西裝上。

佢抬起我下巴，冷笑一聲，指尖撫過我臉上淡去嘅傷痕：「咁唔好咩？以後你徹底屬於我一個人。」

佢嘅吻再次霸道覆蓋上嚟。我雙手慢慢環上佢脖子，主動加深呢個吻。

之後嗰晚，佢冇帶我返屋企，而係直接喺辦公室搞嘢。

呢次唔再係強迫。

我自己一件一件咁除晒，趴喺班檯上，主動掰開自己，輕聲講：「Ray.....懲罰我.....因為我而家真係一無所有。」

佢從後面進入時，動作依然粗暴，但感覺呢一次多咗一種佔有欲。每一次頂到最深，都會低聲喺我耳邊講：「你係我嘅。永遠都係。」

今次高潮來臨嗰刻，我覺得自己好淫，呻吟聲嗌得好大聲，仲嗌咗Ray個名，然後主動向佢索吻。

但我心底裡面好清楚——

我擺脫唔到命運。

或者講，我早已甘心沉淪喺呢座由佢親手打造嘅囚籠。

從今以後，我可能唔再係邊個嘅妻子。

我只係Ray嘅女人。

喺權力之下，徹底沉淪。

(全文完)